

剥豆子  
哗啦啦……哗啦啦……  
满地金黄的豆叶落了，光秃秃的豆秆高举一串串金铃铛，在风中，在空旷的原野里唱着丰收的赞歌，向人们报喜。

黎明时分，我和哥哥啃着凉馍，腋下夹着镰刀，紧跟在娘身后，准备刈割满地的希望。

沙沙沙……沙沙沙……  
太阳挂上树梢。我们的镰刀不住向前，身后留下豆铺子一行行，母亲早已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。豆类尾端的尖尖角把我和哥哥的手早已欺负得伤痕累累。

魂儿早已被泡泡酸、香乌泡的馨香，活蹦乱跳的蝗虫、蟋蟀们的体香勾走了，便忘了疼痛，和蝗虫、蟋蟀们赛跑，身后飘来声声呵斥。

梦，带走了蟋蟀的歌唱和焦黄的体香，打麦场上黄澄澄的大豆成就了我和哥哥的求学梦，鼓了农资肥料老板的腰包，满足了牛儿们对香喷喷豆料的渴望。

掰玉米  
酷热。刺挠。口渴难耐。一股脑儿向我袭来。

一头钻进青纱帐，便没了人影。胳膊挎着巴篮，只听见咔嚓、咔嚓的响声，一个个玉米棒簇拥在一起，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悄悄话。

## 独腿人生

唐运华

十多年前，我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十多里之外的单位上班。

刚开始，我仗着身体好，曾经只用七十分钟便骑完全程。可是每天这样用自行车车轮丈量一遍八十里路程，我实在不堪其苦，每骑到半程便已汗流浹背，脱去外衣。夏天汗出得厉害，长时间骑车，感觉屁股像被车座磨掉了一层皮，干脆得火燎一般疼。

在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上班。踏上去郑集的一段柏油路，两侧全是直冲云天的杨树，浓密的枝条披着翠绿的叶片。这时，前面有一个老人在骑车行驶，他的自行车后座挂着两个铁筐，筐里叠放着一层层鸡蛋。老人约六十来岁，头发花白，敞着怀。很显然，他是去卖鸡蛋。

“大爷，你是哪里人，这是赶集卖鸡蛋？”一个人感到寂寞，我有想和人说话的冲动。

“十八里的，来赶王菜园集卖鸡蛋。”老人回答。

我蓦地看到老人只有一条右腿，左腿断腿处用裤管挽一个疙瘩，空荡荡的。他一只脚踏着自行车脚踏板，当脚踏板转到最下时，他把右脚抬起，等脚踏板返回，他扭动臀部，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往下蹬。虽然只有一条腿，可他的车速并不慢。

“十八里距王菜园有四十多里，你——骑这么远，累吗？”我本想说“你只有一条腿”，怕犯了忌，把快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
“像我这样的，只能做点小生意。我逢单日赶十八里集，逢双日赶王菜园集。赶王菜园，清早天蒙蒙亮出发，一个多钟头便到了。”

太阳即将破土而出的芍药，正在做开起的准备，东边天空像被一个调皮的学龄前儿童涂抹上了颜色，浓淡不一，这边一片橘红，那边一片金黄。

老人的自行车灰不溜秋，车把没有铃，后轮没有护瓦，车圈生满了锈。在自行车梁上，绑着一根灰黑的拐杖。

“你这个样子还出来劳动，家里很难吗？”我想询问老人家里的情况。

“我有三个孩子，老大和老二上学都不行，在家劳动。我的小儿子有出息，成绩好，去年考上了大学，学费很多。”

“十多年前，我开机动三轮，

## 抹不去的深秋记忆

仙源竹韵

把掰下的玉米倒在地头的架子上，一篮篮、一趟趟，脸上汗珠一串串，臂弯里红红的勒痕一道道，便是掰玉米的真实写照。

喀嚓，折断一棵清脆的玉米秆，坐在地头享受片刻的甜蜜；偶尔发现三两个尚未成熟的小玉米棒，掰下来交给娘，有了再次品尝嫩玉米的馨香，便是最好的回报。

那房前屋后、树上树下的一片片金黄，便是农村人用勤劳的双手，以玉米做颜料，画出一幅幅豫东乡村丰收图。

勤劳，成就了梦想；甜蜜，成就了记忆；渴望，成就了动力。

撒化肥  
深邃的天空，飘来月的光华；喔喔的啼鸣，打破了黎明的沉寂。

碾麦，是农村人侍弄黄土地的常客；尿素，则是农家人贫瘠土地的贵宾。

我端着洗脸盆，紧跟在父亲身后，闻着黄牛身上的麦秸味儿、刺鼻的碳铵味儿和

潮湿的泥土味儿，一把一把把希望撒进了深深的犁沟。

一犁犁、一趟趟、一盆盆，脚酸了，手臂麻木了，额头的汗珠随着老黄牛粗重的喘息声滑向了新翻的黄土地。偶尔发现深埋在泥土中的豆虫，便是我最大的收获，因为它让我闻到了原始农家烧烤的扑鼻香。

现如今，碳铵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；复合肥，则是农村人的座上宾。父辈们“吁、吁……，喔、喔……”的使役声，似来自遥远的天籁，在我的耳边久久回响，豆虫焦黄的体香已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记忆。

打坷垃  
炙热、坚硬如磐，便是儿时坷垃地里的全部。

一家老少，一字儿排开，向满地大大小小的敌人宣战。俄顷，叮当有声，狼烟四起，一个个山头被攻下，一个个敌人迎面扑地，融入脚下的黄土地。蓦地，哥哥发现了一个

隐藏在泥土里的敌人，揪着耳朵，扭着胳膊，当头一棒，便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。

叮当、叮当的打坷垃声，奏响了欢快的劳动乐；啪嗒、啪嗒的汗水，把脚下干渴的土地浇灌。

农村人脚踩着黄土地，供奉着黄土地，最后，头枕着黄土地，成为一捧黄土，奉养着自己的儿孙们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

削红薯片  
月牙儿偏西，院子里只留下斑驳树影，乡村在夜的摇篮里睡着了。父亲围着一堆红薯像是在变魔术，我躺在娘温暖的怀里，分享着父亲的喜悦，听着那传唱了无数遍的梦中歌谣。

太阳出来明晃晃，母亲挎着巴篮，在刚刚出苗的麦地里，洒下一地白花花的希望。我在坷垃旁为鲜红薯片支起了速干通道，只盼它们早点晒干，千万别落在雨地里。

夜半时分，铅灰色的云落在半干的红薯秧子上，沙沙有声。地上半干的红薯片，躺在地上像丢弃的婴儿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，一家老小一字儿排开，伸手摸拾带着白影的宝贝，一片片将它们捡起，收拾起全家人一年的口粮。

清贫的日子度日如年，农村人只盼吃饱穿暖那一天；累并快乐着，为了土里刨食；红薯窝窝头的甘甜，让人回想一年又一年。



李丽 摄

## 裙子的诱惑

闫梦琪

“虽然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有些艰巨，但是为了姐的美好明天，你得倾尽全力帮我。”和闺蜜霞逛街，一向以“侠(霞)客”自居的她，竟然如此对我说。她说要改变穿衣风格，让我为她搭配一套甜美装束。

对于着装偏向淑女风的我，想让她变得甜美，当然非裙子莫属。

接到这头号“工程”，我首先用两分钟时间打量了一下站在身边的她：马丁鞋、牛仔裤、灰马甲内置格子衫；又花费若干分钟去想她以往的装扮：帆布鞋、牛仔裤、卫衣……如此的装扮伴她走过花季雨季，跨过青春岁月。我脑海里的她全是“女汉子”的形象，实在想不出把裙子套在她身上会是怎么个状况。

望着她那略带祈求的眼神，看看满大街飘摆的蕾丝短裙、束身打底裤、“嗒嗒”作响的高跟鞋，再结合自己平常的着装，不都是这个模子吗？

外公姓张，名讳田贵，号老拦。祖籍豫东龙都城南五十里张大庄。他生于清宣统元年，幼年家贫，在本村读过三年私塾，略通文墨。十五岁到沙河河南拜名医朱老清为师。他在朱家非常勤快，炮制药材，担水洗衣，烧火做饭，啥活都干，又聪明伶俐，进取心强，为人和善，深得师傅及家人喜爱。朱家有一女，与外公同庚，貌美贤惠，对外公心生爱意。这引起了外公同门师兄吴德的嫉恨。翌年仲夏，某日，外公吃面，刚吃一口，觉有异味，端给师傅检验，师傅验出有砒霜，确是吴德所为。师傅大怒，遂将吴德逐出，更钟爱外公。三年后，外公出师还乡，师傅赐一套炮制药物器具送别，后又把女儿嫁给外公为妻，是为外婆张朱氏。

外公在沙河镇开一诊所，外婆为其做饭打下手。因外公视人命关天，精心与人治病，遂小有名气，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。一日，外公出诊，归途见一对年轻夫妇抱一幼儿哭泣，向其故，告之幼儿夜里暴病已亡，欲往野外葬之。外公查看，幼儿尚有余温，遂对其医治。俄顷，幼儿有了呼吸，继而啼哭。外公又给幼儿开具药物，并囑服用方法，年轻夫妇甚感激，欲付钱，外公止之。后，幼儿果然愈。此事传开，人送外公绰号张老拦。

外公不惧权势。一次，沙河镇王镇长家人患病，请外公医治，事后，王镇长设宴款待外公，并邀请当地名流作陪。其中，有一大地主叫杨老占，因攫取良田千亩，又被人称杨千亩，还有其弟在军阀孙传芳部当团长，势力很大，实为当地一霸。席间他倚老卖老，直呼外公乳名，且出言不逊。外公怒，掷羹砸之，众人劝止，外公愤而离席。

外公医德好，治病救人，随叫随到。一日

“走起！我的形象设计师，今天咱让‘汉子’变公主，改变大家对我的评价。”霞说。

为了对得起她这声沉甸甸的称呼，小店铺、大商场、专卖店在我没计划的疯狂选购中——接受扫荡。

看着花一下午时间精挑细选，又和老板“唇舌舌战”而得到的战利品，两人尽兴而归。

“Oh, My God! 这让我如何接受了。”“改头换面”后把她拉到她裙子前，看着“面目全非”的自己，她捂着脸大叫，没有足够的勇气再看第二眼。

“亲，这需要一个过程哦。”我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 Model，内心无比激动。

为了让她尽快进入公主的角色，也出于个人对裙子的喜爱，我开始在大脑中搜寻最具说服力的话语引诱她：“都说裙子是为女生制作，倒不如说女生是为裙子而生的呢！旗袍的魅力过于华贵，常人穿不出她的美，咱暂且不说。但你

## 外公小传

刘光运

深夜，镇东八里坡外郑大庄来人请外公出诊，称家中老母病重。外公应允，披衣拎药箱随其疾行。诊治后，患者家人欲做挽留，外公谢绝。他们又要打灯笼护送，又被婉拒。患者家人说：“八里坡死人多，且常有土匪出没，一人夜行不安全。”外公笑着说：“大夫不怕鬼，土匪不打劫穷大夫。”遂独行。外公出庄不久，隐约看到远处有人影晃动，于是他高声唱起豫东梆子戏壮胆：“我站在城楼观山景，忽见得城外乱纷纷，黑压压远近皆番影，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……”说来也怪，那若隐若现的黑影，随着外公的戏声，在夜幕里消失了。

外公家爽济困，不敛财，将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也卖了，觉着自己的医术就不会饿肚子。后来，解放后土地改革，外公家因无地被划为贫农。乡亲们若有困难，都找他帮忙，外公总是慷慨相助，乐善好施。一日，他看到一位叫小立的远房孙子在诊所前转悠，他就把小立叫住问：“小立过来，有啥事就给爷说，别不好意思。”小立家贫，父患痲病，学费书费常找外公要，次数多了就不好意思。听到外公喊，他就红着脸到外公跟前说：“爷爷，我考上淮阳中学了，爸爸说家里没钱交学费，叫我来找您。”“这是好事嘛，不早说，需要多少学费？”外公问。小立说学费是五块钱，外公给他十块钱，告诉他多给的是生活费，用完了再来要。那时，一只鸡蛋

## 尧山(外一首)

董新生

伏牛山脉八百里，  
巨龙蜿蜒盘中原。  
龙头高昂尧山地，  
三汤圣境沧海田。  
鲁山温泉疗万疾，  
涌流不息幸福泉。  
佛泉寺里钟声悠，  
国泰民安同梦圆。

六羊山

尧山圣境六羊山，  
观瀑听涛老龙潭。  
神龟卧宫梦鸳鸯，  
通天河水瀑布帘。  
天堑栈道登天峰，  
同心石畔云中穿。  
崇道解惑心悠闲，  
如临仙境胜神仙。

## 踏莎行·秋日扬州夜景

瘦丁

绿水堤头，徐凝桥畔，柳丝  
移动微波澜。醉晚昆曲唱清悠，  
轻拂长钱线。酒楼宾馆竞豪华，  
夜深不许游人散。  
注：徐凝桥，在城内运河故  
道上。

## 小溪

王雪涛

小村外面有条小溪  
那是我儿时的欢乐天地  
傍晚的村庄微风习习  
树叶婆娑田野满眼绿  
小鸟归巢夕阳依依  
金色的晚霞洒满大地  
空气中飘荡着青草的气息  
夕阳下的村庄多么美丽

背上行囊追寻新天地  
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  
转眼之间少年远去  
如今又是夕阳西下  
村庄只能在梦里追忆  
故乡却让我常常惦记  
母亲是否白发依稀  
还有那可爱的小弟弟  
是否依然顽皮淘气

长大以后离开小溪

## 思念

卞彬

思念是一阵阵风  
轻轻吹起往事如烟  
思念是一朵朵云  
悄悄飘起如梦的期盼  
思念是一场场雨  
静静淋湿

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情感  
思念是一条条路  
每一次跋涉都很艰难  
思念是一片片雾  
没有你的日子  
不知何时才能消散

## 父亲的农具

师建华

锄头  
春耕时节，父亲的心情也绿了，锄头的生命，便在父亲的手中活了起来。长长的垄头，锄头蝴蝶般翻飞着，清除杂草时，不小心会碰到禾苗，父亲和锄头都会心疼地停下来，轻轻地抚摸，再轻轻地用土培好。父亲老了，坐在墙角，靠着往事打盹，锄头的生命便丢了，挂在仓房里，锈迹斑斑，很少有人能想起它。

铁锹  
最具时代意义的工具，父亲用它把田地的边边角角挖掘成了沃野良田。平凡的外表，深邃的内

心，深深插入泥土的时候，想说去翻动一下希望，想去跋涉一条道路。其实它什么也没说，只深深地把头埋下，田野里便黑亮亮地凝固成了一种养育生命的颜色。

镰刀  
你的弯曲，注定了父亲虔诚的膜拜，你滚动起金灿灿的音符，唱响丰收的歌谣。风吹叶落，却吹不落田野，你对庄稼说，站着一首歌，锄头下也是一首歌，用你最谦卑的态度，对庄稼做最后的告别。抹一把汗水甩在身后，这是你与庄稼的生命之吻，有时候，死亡也是一种生命的开始。

二舅学医，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黑龙江鸡西市某医院工作。当时，二舅正与一四川女同事处对象。外公得知后，坚决不同意，又称病令其速回。二舅刚到家，外公就张罗着让他相对象，连见自由恋爱，二舅皆推辞。外公怒斥道：“不在家结婚，再想走！”二舅无奈，终与项城水寨镇一女子结婚。婚后第二天，二舅即带姘子返回黑龙江。有人对外公说：“现在新对象，返回我家吃饭。那时，我正上学，周末外公会问我的学习情况，并找出一些中医方面的陈旧线装书，让我读诵，诸如《汤头歌》、《药性赋》之类。他说孝子半个医，家里长辈年龄大了，懂点医道有益处。我觉得小孩子多读点书不是坏事，起码多识几个字，至今我还记着一些草药的性点好处，他牢记不忘，这样的人不可交；有的人你给他好处，他不感激，却嫌你给的少，这样的人不可交。”我想，这确是他对人生的感悟。

外公的诊所在我们生产大队部开办八年。后年事已高，大舅将其接回，他在大舅家又生活数年。后生病，拒医治，终病故，享年八十四岁。

外公没有给晚辈留下遗产，留下的是做人的高尚品质，做事的敬业精神，以及对社会所承载的责任。



致 涉

陈晨 摄